



宗密之禪宗史觀

幻生

論「禪門師資承襲圖」

(續上期)

神會在滑臺大雲寺排斥北宗的理由，依據禪門師資承襲圖，及圓覺經大疏鈔與畧疏鈔所說，有二個原因：一是普寂謬稱第七祖①，二是北宗磨換曹溪傳授碑文。關於磨換碑文之事，神會請王維撰的「六祖能禪師塔銘並序」。並未提及，不知宗密所記磨換碑文之說是否可信？大疏鈔與畧疏鈔說，神會在滑臺發起排斥北宗的運動以後，於開元末年，答復鄧州刺史王趙公（即王琚②）的三車義，而聲名漸著。天寶四年（七四五），神會因受兵部侍郎宋鼎之請，到了洛陽，攻擊北宗是「師承是傍，法門是漸」。因此，南宗的頓悟法門才為天下所知。曆代法寶記記神會在洛陽荷澤寺的活動說：

東京荷澤寺神會和上，每月作檀（壇？）場，為人說法。破清淨禪，立如來禪，立知見，立言說，為戒定慧。不破言說云：正說之時即是戒，正說之時即是定，正說之時即是慧。說無念法，立見性。開元中（於）滑臺寺為天下道學者定其宗旨。會和上云：更有一人說，會終不敢說，為會和上不得信袈裟。天寶八載中，洛州荷澤寺亦定宗旨。（大正五一·一八五中）根據以上所記，神會從天寶初年到天寶八年，他為確定南宗是非宗旨之事，是他大事活躍的時代。

天寶十二年，他被人告發有聚集徒眾之罪，為玄宗皇帝貶黜到弋陽郡（江西省弋陽），不久又移到武當郡（湖北省均縣）。天寶十三年，他才奉玄宗恩命移到襄州，七月又移到荊州開元寺

般若院。關於他被黜的事，宗密在圓覺經畧疏鈔說：「然彼宗主必無此心，蓋是門下凡愚競於彼我也。」依宗密說，神會的被黜，並非出於北宗宗主之意，而是其門下所做的。圓覺經大疏鈔記神會受盡「百種艱難」，大抵也是指此而言的。

到了乾元元年（七五八）四月，神會類催門人問法，深讚無為，於五月十三日示寂。據圓覺經大疏鈔所記，神會示寂之夜，荊州刺史李廣珠，見神會自空中過。空中有聲：往開元寺迎神會和尚去！這大抵是種傳說。宗密在畧疏鈔中，並將此段文字刪去。神會的示寂之年，圓覺經大疏鈔與畧疏鈔，均記乾元元年（七五八），其年七十五歲。景德傳燈錄卷五，記神會寂於上元元年（七六〇），其年七十五歲。宋高僧傳卷八，也記神會寂於上元元年，那年九十三歲。比勘三種記載，據胡適研究考證，當以宋高僧傳所記為正確；宗密所說，是有問題的。

神會示寂以後，據圓覺經大疏鈔與畧疏鈔所記，乾元二年（七五九），奉勅遷厝於東京龍門建塔，寶應二年（七六三），勅命於建塔處加建寶應寺。大曆五年（七七〇），代宗頒賜祖堂額，號「真宗般若傳法之堂」。大曆七年（七七二），代宗又賜塔額，號「般若大師之塔」。貞元十二年（七九六），德宗命皇太子召集天下禪德，楷定禪門宗旨，遂以神會為禪宗第七祖。在神龍寺裏，有德宗所賜之碑記及七祖讚文尚在。

禪門師資承襲圖，對神會的師資傳承系統——從菩提達摩到益州南印，列有一表，說明正統與傍系，其表如下：

凡與祖師平書者，悉是同學兄弟。
達磨第一
名下連書者，可認相承傍正堂從。

尼總持得肉斷煩惱
得菩提
慧可〔1〕得髓本無煩惱
第二〔1〕得髓元是菩提
道育得骨迷即煩惱
悟即菩提

寶月禪師
僧燦第三〔2〕
向居士
花閑居士

道信第四

黃梅朗禪師
荊州顯
舒州法藏
弘忍第五〔3〕
法淨
牛頭山慧融初祖
智嚴第二 惠方第三
法持第四 智威第五
惠忠馬素 徑山道欽

襄州通 潞州法如
北宗神秀六 普寂七
西京山北章敬寺澄
東京同德寺幹
越州方
果闐宣什
慧能第六〔4〕
業州法
資州旻 資州處寂
益州金 益州石
江寧持
老安陳楚章 揚州覺
保唐李了法

神會第七〔5〕
江陵悟兼稟
南嶽讓。洪州馬。章敬暉
興善寬
西堂藏
百丈海
印宗法師能和尙於座下
聽涅槃經

魏州寂
荊州惠覺
太原光瑤
涪州朗
襄州寂藝
摩訶衍
西京大願
淨住晉平
河陽空
磁州智如〔6〕
荊州衍
浮查無名 花巖疏主
東京恒觀
潞州弘濟
襄州法意
西京法海
陝州敬宗 西京堅
鳳翔解脫

益州南印〔7〕
遂州道圓
建元玄雅
東京神照
益州如一

禪門師資承襲圖，所列神會傳承的法系表，其中關涉到的人名，現在作一簡單說明如下：
〔1〕 慧可為達磨的弟子。達磨的弟子，除慧可之外，尚有僧副、曇林（法林）等人。
〔2〕 僧燦是慧可的弟子。慧可的弟子，此外尚有化公、廖公、和禪師、僧那、神定、慧布等人。
〔3〕 弘忍是道信的弟子。道信的弟子，尚有玄爽、善伏、元一、黃梅朗禪師，舒州法藏，法淨的傳記不明。牛頭山慧融之後，原本有「智巖第二」，勘「巖」字為「嚴」字之誤。
〔4〕 慧能是弘忍的弟子。弘忍的弟子很多，此外有慧明、印宗、蘄州顯、隨州約、安州玄曠、白松山劉主簿、華州惠藏、僧

達、枝江道俊等。圓覺經畧疏鈔卷四，舉弘忍的弟子有：荊州神秀、潞州法如、襄州通、資州智誥、越州義方、華州惠藏、蘄州顯、揚州覺、嵩山老安之九人。禪門師資承襲圖所列之越州（義）方、襄州通、揚州覺、業州法、傳記不明。原本上的「江州寧持」，勘其他史傳所記，正確的應為「江寧法持」（即牛頭宗四祖），故訂正為「江寧持」。原本中「東京同德寺」，景德傳燈錄作「洛京同德寺幹禪師」，故補增一「幹」字。此同德寺幹禪師，與西京北章敬寺澄，同為普寂之弟子。此章敬寺澄，白居易作「西京

興善寺傳法堂碑銘并序」(全唐文卷六七八)，記爲「章敬澄」。北宗神秀六，普寂七之「六、七」數字，顯示是北宗系統的第六祖與第七祖。此外，資州旻，就是智詵。處寂，是智詵的弟子。益州金，爲淨衆寺的無相。益州石，是淨衆寺的神會(七二〇——七九四)，俗姓石，爲無相的弟子。保唐李了法，即保唐寺的無住(七一一——七七四)。

〔5〕神會爲慧能的弟子。與神會平輩的同學，有：南嶽讓，即南嶽懷讓。懷讓的弟子有洪州馬，即馬祖道一。道一的弟子有章敬暉(「暉」原本作「禪」，禪爲暉字之誤。)，即章敬寺的懷暉(宋高僧傳卷十有其傳記)。章敬暉左右的人名，均爲馬祖道一的弟子。江陵悟，爲天皇道悟。天皇道悟，也從牛頭宗的徑山法欽學，故稱「兼稟徑山」。「兼稟徑山」，原本作「兼稟敬山」，「敬」爲「徑」字之誤，故改之。百丈海，即百丈懷海；西堂藏，即西堂智藏；興善寬，即興善惟寬。印宗法師(六二七——七一三)，弘忍寂後，從慧能而開悟，精通涅槃經。

〔6〕智如爲神會的弟子。圓覺經畧疏鈔卷四說：『且如第七祖門下傳法二十二人，且叙一枝者：磁州法觀寺智如和尚，俗姓王。磁州門下，成都府聖壽寺唯忠和尚，俗姓張，亦號南印。聖壽門下，遂州大雲寺道圓和尚，俗姓程。長慶二年，成都道俗迎歸聖壽寺，紹繼先師，大昌法化。』(卍續一五·一三一。——d)這說明神會門下的傳法者，共有二十二人，以磁州智如爲正統法系。圓覺經畧疏鈔所舉的神會——智如——南印——道圓這一荷澤禪的相承法系，與禪門師資承襲圖完全相同。磁州智如，即是磁州法如(七二三——八一)，宋高僧傳將他的傳記附錄在杭州天竺寺道齊傳後面，名「太行山釋法如」。荊州惠覺(七〇八——七九九)，即宋高僧傳的荊州國昌寺行覺，景德傳燈錄稱江陵行覺。「荆」字原本作「刑」字，「刑」是錯字，故改正。太原光瑤(七一六——八〇七)，即宋高僧傳的沂州寶真院光瑤，景德傳燈錄稱沂水蒙山光寶。涪州朗，傳記不明。摩訶衍，究指何人不明。淨住晋平(六九九——七七九)，即懷安郡西隱山進平，宋高僧傳及景德傳燈錄均有其傳記。河陽空，見於景

德傳燈錄，其傳記不明。浮查無名(七二二——七九三)，宋高僧傳稱洛陽同德寺無名，景德傳燈錄稱五台山無名，爲華嚴宗第四祖澄觀之師。花嚴疏主，「花嚴」即「華嚴」，指清涼澄觀。西京法海，非慧能之弟子法海，乃爲另一人也。西京堅，即唐招聖寺慧堅。此外，魏州寂、襄州寂藝、西京大願、荊州衍、東京恒觀、潞州弘濟、襄州法意、陝州敬宗、鳳翔解脫，傳記不明。神會的弟子，禪門師資承襲圖，記有十九人；圓覺經畧疏鈔說有二十二人，不知何者爲正確。

〔7〕南印爲智如的弟子。南印亦稱荆南唯忠，或南印唯忠，或荆南張。又稱成都府聖壽寺唯忠(見畧疏鈔)。其門下弟子，有：洛陽神照(七七六——八三八)，白居易撰「東都奉國寺禪德大師照公塔銘并序」(見全唐文卷六七八)，記其歷史。益州如一，傳記不明。遂州道圓，即宗密之師，住成都聖壽寺。建元玄雅，傳記不明。景德傳燈錄廬山東林雅，不知是否其人？(未完待續)

註釋

- ① 以普寂爲第七代的資料，有如下數種：(一)李邕「嵩岳寺碑」說：『達摩菩薩傳法於可，可付於璨，璨受於信，信恣於忍，忍遺於秀，秀鍾於今和尚寂。』(全唐文卷二六三)(二)「神會語錄」卷三說：『今普寂禪師自稱第七代，妄豎和尚(神秀)爲第六代。』(三)李邕「大照禪師塔銘」說：『誨門人曰：吾受託先師，傳茲密印。遠自達摩菩薩導於可，可進於璨，璨鍾於信，信傳於忍，忍授於大通，大通貽於吾，今七葉矣！』(全唐文卷二六二)(四)嚴挺之「大智禪師碑銘并序」說：『禪師法輪始自天竺達摩，大教東派三百餘年，獨稱東山學門也。自可、璨、信、忍，至大通，遞相印屬。大通之傳付者，河東普寂與禪師二人，即東山繼德七代於茲矣！』(全唐文卷二八〇)
- ② 胡適就王趙公說：『王趙公即王琬，是玄宗爲太子時同謀除太平公主一黨的大功臣，封趙國公，開元天寶之間，他做過十五州的刺史，兩郡的太守。十五州中有鄧州，他見神會當是他做鄧州刺史的時代，約在開元晚年(他死在天寶五年)。三車問答全文見神會語錄第一卷。』(見「神會和尚遺集」(四頁))